

我們看今天這個「雲谷大師傳記」，這個傳記文也相當長，照一般講法大概總得要講二到三次，今天我們就簡單的說。這篇傳記是出在《憨山大師夢遊記》裡。諸位要曉得，《高僧傳》是仿照《二十五史》那個例子來編的，換句話說，後一代的人寫前一代的，這裡頭沒有感情、沒有關係，寫起來比較上要公正。佛門裡面的《高僧傳》也是如此，譬如說在民國年間，我們要有人發心編清朝的《高僧傳》，不編自己這一代的，這一代的要到底下一代的人去寫。雲谷大師是明朝人，所以明《高僧傳》裡面所記載的都是宋、元時候的高僧，宋《高僧傳》裡面的人物都是唐或者五代時候的高僧，諸位要懂這個意思。《高僧傳》第一輯那都是隋唐以前的歷代高僧，我們《高僧傳》現在有四輯，第四輯是明《高僧傳》。雲谷大師是明朝人，清朝的時候沒有人再編一部新的《高僧傳》，因此他老人家的傳記《高僧傳》裡找不到，真正是一代高僧。憨山大師是個有心人，因為他老人家並沒有著作流傳於後世，有著作就好辦，為什麼？人家一定要追究這個人，沒有著作，怕他這一段事跡年代久遠就湮沒了。所以他給他寫了一篇傳記，在他的《夢遊集》這部書裡面，收在這個裡面。現在這個根據《夢遊集》卷三十裡面抄出來的，憨山大師的《夢遊集》內容非常豐富，值得一讀。好像我們台灣有翻印的本子，分量也相當之大，是一部很好的書，這部書收在《藏經》裡面。我們現在看正文：

【師諱法會。別號雲谷。嘉善胥山懷氏子。生於弘治庚申。】

這個『法會』是大師的法名，稱諱就是我們後人為了尊敬大師，不稱他的名，但是寫傳記必須要寫出來，寫出來上面加一個諱。

『別號雲谷』，我們通常稱雲谷大師，這是稱他的別號。他是浙江嘉善胥山人，底下有個小註，就是「嘉興縣」。為什麼這個山叫『胥山』？底下也給我們註明了，相傳伍子胥伐越的時候，大家都曉得吳越之戰，在春秋時代，越王勾踐臥薪嘗膽，這個故事大家都知道，當時吳國有一個賢人，伍子胥，他曾經從這兒過，所以稱之為「胥山」。『懷氏子』，他的俗姓姓懷。『生於弘治庚申』，「弘治」是明孝宗的年號，「庚申」就是明孝宗第十三年。

【幼志出家。投邑大雲寺某公為師。初習瑜伽。】

他很年輕就出家，在大雲寺，可見得當代有一些事情都不容易找到了，他出家時的師父是誰，憨山大師都查不出來。憨山大師跟他算是晚輩，大概徒孫一輩，徒孫對師公的事情都搞不清楚，我們現在要去考查當然是不容易。『初習瑜伽』，這個地方講的「瑜伽」就是現在所講的經懺佛事，那個瑜伽底下有註，實際上就是經懺佛事。所以蓮池大師，明末四大師，憨山、蕩益、蓮池、紫柏，這是四個很有名的，中興佛教的四大師。你看他們所寫的文章流傳下來，告訴我們，在明朝末年時候佛法就很衰，就不像樣子。蕩益大師在《五戒經》註裡面就曾經說過，註子裡頭就講過，那個時候皈依已經變質了。從前人皈依是皈依三寶，三寶就是我的老師，對三寶是平等心的恭敬，三寶弟子。但是在明末的時候，我們根據蕩益大師所記載的這些文章來看，已經就是以哪一個人是我的老師；換句話說，不是皈依三寶，皈念佛、皈依法、皈依某某大德，這就不成話了。

現在這種情形更普遍，我們也不必深究，為什麼？那時候到現在五百年了，五百年前已經就是這樣子，現在當然變本加厲，這是理所當然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這是不如法，這是錯誤。皈依三寶那個皈依師只是給你做證明，三寶當中的一個代表而已。大家要曉得

，真正如法的皈依，能夠得到三寶的加持、天龍的尊敬，你要如法，不如法就沒有感應。不能說是我皈依這個法師，他是我的師父，那個不是，錯了，這是你沒有皈依。剛剛初出家，他頭一剃的時候，他入了三寶裡，你皈依三寶，他就是你的老師，就是師父，你要以平等心看待。你要不以平等心，在三寶裡頭決定沒有感應，你修一輩子也是白修了。為什麼？你走的是邪道，不是佛道，你是迷惑顛倒，你一點智慧都沒有，諸位要懂這個道理。

這是說到，這個時候，已經就有文字記載，就變質了，不像從前。諸位看弘一大師的《五戒相經箋註》，它裡面就摘錄的引用蕩益大師的話。我們讀了要覺悟，自己要曉得，三寶弟子才尊貴，天人鬼神都尊敬你，你某一個法師大德的弟子，他不理會你這一套，你不是三寶弟子。千萬要記住這一點，這一點搞錯了就錯到底了。為什麼？這是一開頭，一入佛門，開頭就錯了，那是錯到底了。所以有好多新的同修來找我，法師，你給我皈依。我說隨便找哪個都一樣，何必找我？這就好比我們現在國民黨入黨一樣，入黨的時候，派一個老黨員給你監誓，你入的是中國國民黨，你不是入的他的黨，某某人的黨，你要懂這個道理。他給你監誓，你就入了他的黨，那這個國民黨底下黨派有幾千幾百，那不打破頭了？還有這種道理嗎？佛門也是如此，這個例子一開，立刻就分裂了，就不是佛法，那就是掛著佛的招牌幹的是妖魔鬼怪的事，諸位要懂這個。破壞佛法、分裂佛法，那真是前面那個灶神爺給俞淨意講的，你逃禍且不暇，你還想求福？哪有這種道理！破壞佛法這個罪業多重。我沒有做破壞佛法的事。你幹了這一條就是破壞佛法。所以我們不細心想，想想真是心驚膽跳，大家要懂這個道理。

這個道理，說老實話，不在講經場合上平常不好講，講了得罪人，現在都是某人是我的徒弟，某人他是我的師父。那個，那個不

是。不曉得錯到哪裡去了，希望諸位要明瞭這個道理。真正做一個三寶弟子，凡是出家人都是我們的老師，都是僧寶，一律平等看待，不要偏心，不要有偏愛。賢者，我們親近他，跟他學東西；不是賢者，我們敬他，敬他不跟他學東西就行了，但是那個尊敬之心絕沒有差別。這個我要跟他學東西，那個我不跟他學東西，我尊敬心就不同了，那就錯了。同樣的尊敬，就是一個跟他學東西，一個沒跟他學東西，差別就在此地。大家要學佛從這個地方開始，這開端，你一入門這就走上正道。這是講經懺佛事，那個時候就已經很盛行了。

【師每思曰。出家以生死大事為切。何以碌碌衣食計為。】

他這一念就了不起，想了一想，經懺佛事幹什麼？衣食。實在講那個時候寺廟裡都還有廟產，不做經懺佛事，生活苦一點；做經懺佛事，生活富裕一點。現在寺廟困難，現在寺廟沒有產業，除了經懺佛事之外沒有收入，所以在環境上講大大的不如從前。從前有山、有田，有的時候田地租給老百姓耕種，寺廟收租，有的寺廟出家人自己耕種。百丈大師所謂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，這個制度可以說是唐朝時候馬祖、百丈就訂下的，教給我們出家人應當要工作。當時也有人問他，你這個與佛法不合，出家的比丘不可以耕地，不可自己種糧食收穫。好像是百丈大師答覆他，是，他說我不是比丘，我是掛名的比丘，有名無實，為什麼？比丘戒我做不到。祖師的答覆乾淨俐落，承認自己做不到，所謂是名字比丘。真實的比丘那真正是難，太不容易。藕益大師說，南宋以後我們中國就沒有真正的比丘。諸位看看弘一大師的《戒律三十一種》，你就知道，他老人家講得非常的詳細，勉勵出家人要自愛、要自重，要懂得自己的身分，努力的修學。末法時期不是不能成就，可以成就，問題就在你自己對於道有沒有慧眼來辨別？換句話說，真妄、是非、邪

正你要能辨別，你才會有成就；不能辨別，成就就很難。他這一念，這就是個轉機，我既出家了，我以生死大事這是第一要緊，物質上的生活是小事，不必為衣食去勞碌。

【年十九。即決志參方。尋登壇受具。聞天台小止觀法門。專精修習。】

十九歲這一年他受了戒，決定去參學。古人參學的目標就是為明心見性，為了生死出三界，這才叫真正的出家。如果目標不向這個方向，這不能算是真正出家。從哪裡做起？從《小止觀》修起。這個書在台灣很早就有流通，好像在三十八、九年，朱鏡宙老居士搞台灣印經處的時候就印出來，《天台小止觀》、《六妙法門》，這兩樣東西合起來，是鉛字排印的，很小的冊子。這是從前修禪的人修止觀入門的一部書，要從這個地方學起。他就研究這個東西，研究天台的小止觀法門。諸位要想看這個書很容易，大概善導寺的佛經流通處就有。不過我勸諸位還是念佛好，不要三心二意，看到人家修禪，我也跟他去學去，那個麻煩就大了。將來再看到有學密的，你又去搞密去了。你要是念佛，就老老實實一心去念佛，心無二用，那就是禪，那就是妙禪。他參禪開始的。

【法舟濟禪師。續徑山之道。掩關於郡之天寧。師往參叩。呈其所修。】

當時有一個佛門的大德，就是法舟禪師，濟是他的法名，別號稱法舟。底下小註我們就不要去念它，我們趕時間，諸位自己去看。這個時候法舟禪師在天寧寺閉關。諸位要曉得，閉關可不簡單，閉關，在古時候閉關是兩種人有閉關的資格。第一種人，參方已經開悟了，回來了。開悟了照說是要弘法利生，但是沒有法緣，他想弘法利生，沒有人請他。這點諸位要記住，法是要啟請的，沒有啟請法師就出來跟你說法，沒有這個道理，一定要有請法。換句話說

，有個功德主，他懂得佛法，他請法師到這個地方來開道場，講一個月，他做功德，他去啟請。他去啟請，法師就可以說法了。為什麼？你啟請的，我就對你一個人說，對你一個人說，別的人都是旁聽。譬如說我們道場這麼多人，啟請只有一個人，別人都是旁聽，都得到利益，這個功德無量無邊。如果那個地方沒有人懂得啟請，法師想在那裡弘法都沒有辦法。所以諸位要記住，啟請的功德才算是功德主，法師所有的功德都是他的功德。佛當年在舍衛大城講那麼多經，功德主是誰？給孤獨長者，給孤獨長者自己花錢買個道場，把釋迦牟尼佛請來到舍衛大城弘法。換句話說，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大城弘法那麼多年，得度那麼多人，誰的功德？給孤獨長者的功德。當時沒有一個人懂佛法，哪一個人會去啟請？他能夠去啟請，一個人的福德能夠帶給一個地方，這叫大福！所以請法的功德是無量無邊，真正叫護持佛法。這講沒有法緣，就是沒有人啟請，沒有人啟請怎麼辦？閉關，這是一個閉關的條件，自己徹悟之後沒有法緣。

第二種，名滿天下，接應不暇，應酬太多了，耽誤自己修學，沒法子，閉關，什麼人也不見，這是偷閒，有資格閉關。不是這兩種條件不能閉關。所以閉關的人，大善知識。參學的人，哪一個是善知識？哪一個是好老師？在從前的人，不像現在，現在的人自我宣傳，為什麼？別人不替我宣傳，我自己不宣傳怎麼辦？從前的人決定沒有這回事情，也沒有報紙，也沒有雜誌，也沒有標語，也不拜託人宣傳，而是閉關。只要聽到哪一個人在閉關，這個人就是善知識，他就一切通達。你到那裡去問他，如果他答不出來，關門打開，你出來跟我一樣去參學去，你沒有資格閉關。所以閉關的人就是天人師。他能夠在天寧寺掩關，當然這是大善知識，他就到那裡去參叩，把他自己所修的向老禪師報告，法舟法師就跟他開示了。

【舟曰。止觀之要。】

止觀就是修禪，就是講的參禪。

【不依身心氣息。內外脫然。子之所修。流於下乘。豈西來的意耶。】

一開頭幾句話就把他的毛病指出來了，你參禪路子錯了。參禪的要領，此地幾句話很重要，那就是『不依身心氣息，內外脫然』，也就是《金剛經》裡面講的離四相，無住生心，這樣才正確，這才是佛祖之命脈。他所修的跟這個宗旨恰恰相反，換句話說，著相的修學，樣樣都在事相上講求，怎樣如法，怎樣如法，這個就錯了，要在離相上講求，心裡面不染不著，這才是禪，「內外脫然」。雖然內外脫然，又不是慧，不是法度，不是說不著相，什麼事相都不要，那也錯了，事相還是要，心地不沾染，說的是這個道理。雲谷大師最初參學，事相上都如法，心裡頭都染著，著相，大毛病，絕對不能成就。底下就講了，把重點說出來了。

【學道必以悟心為主。】

諸位同修要知道，我們學淨土也是這樣，這是八萬四千法門，包括門餘大道，哪一個法門都是以悟心為主，你要把這句話忘掉了，那就壞了，永遠不能開悟。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亂，理一心就是悟心，理一心不亂跟禪家的明心見性、教下的大開圓解沒有兩樣，要說兩樣只是名稱不一樣而已，事實境界完全相同。可見得，法門雖然是有千萬差殊，目標沒有兩個，是相同的。這句話我們要記住，學道要以悟心為主，出家要以生死大事為先，常常能記這兩句話，這就叫道心，古人有道心，心裡頭沒有這個，沒有道心。

【師悲仰請益。舟授以念佛審實話頭。】

這就是教他參究念佛是誰，禪宗裡面有這麼一個話頭。

【直令重下疑情。師依教日夜參究。寢食俱廢。】

這裡頭有個小註，這兩個小註我們要記住，「此心不為積習所牽，便是大徹大悟之因」。什麼叫積習？財色名食睡，這叫積習。『寢』是睡覺，『食』是吃飯，這個用功把吃飯、睡覺都忘記掉了，無始劫以來的習氣能夠擺脫掉，這就是人家能悟的一個因素，他能開悟。

【一日受食。食盡亦不自知。碗忽墮地。猛然有省。恍如夢覺。】

你看這是他開悟，他在什麼時候開悟？有一天吃飯，碗裡頭飯吃完了不知道，可見人家吃飯還是在用功，沒有離開功夫，吃完了不知道，碗掉到地下打破了，他開悟了。這個境界只有過來人才懂得，不是過來人，你也吃飯，吃飯也把這個忘掉，你把碗摔碎，摔掉十個，摔掉一百個，大概還是開不了悟。各人開悟的因緣都不一樣，雲谷大師是這樣開悟的，就是二六時中他這個話頭不斷，疑情不斷。換過念佛也是如此，二六時中心裡面都有佛號，吃飯的時候歸吃飯，佛號不能斷，這才叫用功。你要那個心專注在佛號上，你吃飯也就不曉得味道了，那個菜好吃，這個不好吃，不知道。你還曉得這個不錯，好吃，那個不好吃，你的功夫早就斷掉了，斷掉了怎麼會得一心不亂？不會得一心不亂。功夫好的人，睡覺的時候，身體睡在床上，阿彌陀佛沒有斷，這才能成就一心不亂，這是真實功夫。『猛然有省』，省就是開悟，『恍如夢覺』，過去就像作夢一樣，現在一下醒過來了，覺悟了。回過頭來再去請教法舟禪師。

【復請益舟。乃蒙印可。】

問問他開悟的，這個是真的悟還是假的悟，他把這個境界給法舟禪師講，法舟禪師同意，對的，沒錯。

【閱宗鏡錄。大悟唯心之旨。】

這就是禪家的辦事，禪家說不悟不看經，悟了以後再起修。禪



與教的方法就這麼一點不同，教下是先從經論裡講解，然後叫你自己去體會，禪宗不是這個樣子，先是什麼經論都不准你看，單單叫你參個話頭或者叫你觀心，悟了以後再看經。所以這個方法不相同，一個是先看經，一個是後看經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禪接引上根利智，中下人可以說沒分，為什麼？中下人的煩惱太重。你不說別的，我們想不想這樣用功？想，但是一吃飯就忘掉了，這就是業障重。稍微累一點就疲倦，一睡覺也忘掉了，作亂七八糟的夢，那有什麼辦法？這種材料就不是個參禪的材料。諸位要有自知之明，禪那條路走不通，我還有淨可以走，換一條路走，別鑽牛角尖。學禪的人大抵都是心地很清淨，妄念很少，所以他的功夫能用得上力。

因此我奉勸諸位，說老實話，現在多數人業障都很重，確確實實，我們只有接受印光祖師的教訓，用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來消業障、來培福。果然這樣做上三年，像俞淨意那樣，動即萬善相隨，靜則一念不生，那就行了。你要能夠做到俞淨意這樣，無論是念佛，無論是參禪，不要多久。如果不能像俞淨意、像袁了凡，我們沒有指望。就算你有福，也不過帶業往生而已，往生得還很艱苦、很困難，不見得有把握。這是我特別勉勵同修們，我們必須要學《感應篇》、要學《了凡四訓》。在目前我們要拿這個做主課，別的聽聽可以，說老實話，做不到。我們真能這樣做，這是印光大師的苦心，他一輩子就弘揚這三樣東西。

《宗鏡錄》這部書古人稱讚它為小藏經，諸位去想想它這個分量之重，被人家重視。這個書相當的大，有一百卷。如果將來有這個因緣，這部書我們可以來印，剛才講了，分量是相當大，當然成本也相當高。我手上有一本，大概像我們過去印送的《彌陀經疏鈔》三本的厚度，將來如果有因緣我們可以印。這部書非常之好，是永明延壽大師將大小乘佛法之精華都編輯在裡面，所以號稱為小藏

經，道理就在此地。讀這部書等於說一切經的大意（要義）你都看到了。他看《宗鏡錄》，『大悟唯心之旨』。

【從此一切經教。及諸祖公案。了然如睹家中故物。】

你看看悟後的現象，他有沒有讀太多的書？一部《宗鏡錄》之後，一切教理都通了，一通一切通。祖師的語錄，就是那些公案，像《五燈會元》、《傳燈錄》之類的，沒有一條他不通，他都通，這真正叫大徹大悟。這一點並不稀奇。我們看底下，悟了以後人家是怎麼樣？現在人要悟了那還得了，我是天人師，不但一國人要尊敬我，全世界都要我高高在上，那就錯了。你看看人家。

【於是韜晦叢林。】

「韜光晦跡」，這是幹什麼？回過頭來再修謙德之效，你看看這個謙虛如此的重要，絕沒有一點貢高我慢的習氣，把自己隱藏起來。

【陸沉賤役。】

在叢林裡面做別人不願意幹的事情，像過去叢林吃飯的時候過堂，做行堂，廚房裡面燒火、砍柴、挑水。悟了以後還要消業障，還要培福德，我們沒有悟之前要不消業障怎麼能開悟？不培福德怎麼能開悟？沒有福德不能度眾生。所以悟了以後還是這樣做。

【一日閱鐔津集。見明教大師護法深心。】

《鐔津集》底下有個小註，諸位自己去看，這也是一部非常好的書。他讀這部書，看到明教大師護法的心切，於是乎他也效法。

【初禮觀音大士。日夜稱名十萬聲。師願效其行。遂頂禮觀音大士像。通宵不寐。禮拜經行。終身不懈。】

諸位看這個，『終身不懈』，他老人家的功課是什麼？一天十萬聲南無觀世音菩薩，一天十萬聲，一生就是這樣修行，效法觀世音菩薩。

【時江南佛法禪道。絕然無聞。師初至金陵。寓天界毘盧閣下行道。】

『行道』就是參禪，念持觀世音菩薩的聖號。

【見者稱異。魏國先王聞之。乃請於西園叢桂庵供養。師住此入定三日夜。居無何。予先太祖師西林翁。掌僧錄。兼報恩住持。往謁師。即請住本寺之三藏殿。師危坐一龕。絕無將迎。足不越閫者三年。人無知者。】

我們看看雲谷大師，所以這是高僧，這才是我們真正的榜樣。他開了悟之後，在叢林裡面做勞役，培福，你看看他修行的方法。以後到金陵，就現在的南京，住在毘盧閣裡面，雖然說的話不多，但是你看這個行道，終身不懈。魏國先王聽到有這麼一個出家人，很有道行，就請他在叢桂庵供養，他在那裡也沒有多久。是憨山大師的先太祖師，就是他的祖師的師父，那個時候他掌僧錄，從前僧錄司相當於現在佛教會的理事長，管各寺廟的，他自己是報恩寺的住持，拜訪雲谷大師，把雲谷大師請到報恩寺去，他就住在報恩寺的三藏殿。雲谷大師不倒單的，『危坐一龕』，所謂危坐，四面沒有依靠。他『絕無將迎』，這個將迎是指什麼？對於任何人，說得不好聽的，不理不睬，無論是貴賤，他用他的功，他辦他的道，他正眼也不看你一眼，是這麼一個人。

『足不越閫者三年』，等於閉關，他在三藏殿，三年不出大門一步。諸位曉得，我們印光老法師在普陀山藏經樓三十年，這些都是祖師給我們的典型，給我們的模範，人家的心多清淨、多定。到處亂跑不行，亂跑得跑出個名堂來。他從前參學是到處跑，為什麼？生死大事。悟了以後，悟了以後就不跑了，跑是為生死大事，不為生死大事不跑，要懂這個道理。『人無知者』，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人。換句話說，也沒有人瞧得起他，看他是庸庸碌碌，苦行僧

，成天修苦行，不愛跟人講話，不喜歡跟人打招呼，是個修苦行的苦行僧。

【偶有權貴人遊至。見師端坐。以為無禮。謾辱之。】

也許達官貴人到廟裡面來進香，雲谷大師理也不理他，你什麼大官、什麼豪富，與他都不相干。於是，那些人是凡夫，看到這個和尚不理他，心裡就不高興，別的和尚對他們都是恭恭敬敬的，只有他是不理不睬，免不了人家就要侮辱他，說他架子大，貢高我慢，瞧不起人，這話常聽到。

【師拽杖至攝山棲霞。】

他遇到這些事情遇到過幾次，這不能住了，走了，到棲霞山去。『棲霞』也在南京，大概離南京六十里路。這也是我們佛教的一個古道場。好像去年過世的明常老法師就做過棲霞山的住持。

【棲霞乃梁朝開山。】

梁武帝開山的，梁武帝建的道場。

【武帝鑿千佛嶺。累朝賜供贍田地。道場荒廢。殿堂為虎狼巢。師愛其幽深。遂誅茅於千佛嶺下。影不出山。】

這個時候棲霞山已經很少人住了，所以說這個古廟已經失修多年，他喜歡這個地方清幽，因為沒有人去，他就喜歡這個地方，在那個地方搭了一個小茅蓬，住在那裡不出山了。

【時有盜侵師。竊去所有。夜行至天明。尚不離庵。人獲之。送至師。】

這是舉一樁感應的事情，也能夠看到法師的大德。有個小偷，算不了強盜，偷竊之賊，晚上，法師在山上那麼苦，他身邊的衣食非常有限，小偷把它偷去了，偷了之後就逃走，逃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，離不開他的庵，這冥冥當中就有護法神在那裡阻攔著他。到第二天這個小偷被人抓到了，偷了出家人的東西，送到庵裡面去，

法師不責備他。

【師食以飲食。】

法師就一個人，還不是自己做一點吃的東西，招待這位客人。招待完了之後，我這地方所有的，你喜歡什麼儘管拿去。

【盡與所有持去。】

你看看他對待強盜土匪是這個辦法。

【由是聞者感化。太宰五台陸公。初仕為祠部主政。訪古道場。偶遊棲霞。見師氣宇不凡。雅重之。信宿山中。欲重興其寺。】

這個時候遇到一個大護法，這個護法是太宰，這個官階相當高了，相當於首相的地位。他偶然之間聽說這個地方有梁武帝建的廟，現在是荒廢不堪，他到這遊覽，看到了雲谷大師，當然一個人有道，仙風道骨，在風采上就不相同，他非常尊重。『信宿山中』，底下有個小註，「一宿為舍，再宿為信」，就是在山上住了兩晚，在這古廟裡住了兩晚上，他就發了心，想把這座廟重修。

【請師為住持。】

他老人家跟我們印光法師是一個態度，一生不當住持。

【師堅辭。舉嵩山善公以應命。】

他推薦了一個人，他自己不幹，推薦了一個人。

【善公盡復寺故業。斥豪民佔據第宅。為方丈。建禪堂。開講席。納四來。江南叢林肇於此。】

這幾句話很重要，佛法能不能興就在這幾句話。這嵩山善公真正也是了不起的人，他有辦事的才幹，有方法、有毅力、又有道心。所以雲谷禪師就把他找來，請他來當住持，現在有太宰陸公當大護法，你來重興這個道場。這個道場就重興起來了。他辦了幾樁事情，建禪堂、開講席、納四眾，四眾是出家二眾、在家二眾，都可以到這參學，都可以到這來掛單，這就是一個叢林。唯有叢林才能

夠辦道，唯有叢林才能夠復興佛教，這就是個公務。

【師之力也。】

雖然是嵩山善公他在那裡勞苦，負責任，實際上這個功德是雲谷大師的，因為太宰陸公是看中了雲谷大師，一位有道德的高僧。

【道場既開。往來者眾。師乃移居於山之最深處。曰天開巖。弔影如初。】

道場一開人就多了，人多了，他是一個喜歡清靜的人，找到山的最深處，人跡不到的地方，又藏起來了。那個時候道場雖然熱鬧，沒有我們現在道場熱鬧，現在這是觀光道場，那個時候去的不是觀光的，都是去聽經、去參禪、去進香，是幹這個，不是去觀光的，現在是觀光道場。諸位想想，這個辦道的人，他怎麼辦？

【一時宰官居士。因陸公開導。多知有禪道。聞師之風。往往造謁。凡參請者。一見。師即問曰。日用事如何。不論貴賤僧俗。入室必擲蒲團於地。令其端坐。返觀自己本來面目。甚至終日竟夜無一語。】

這是他老人家接引大眾，你到他那裡去請教，他把個蒲團往地下一丟，一句話不說，叫你坐，坐上一天，坐上一夜，不給你說一句話，就是這麼樣的一個教學法。諸位要遇到這樣一個法師，算了算了，沒意思，到那去陪他坐去，坐上個一天、二天，一句話也不說。了凡先生跟他坐了三天三夜，沒有說一句話。他就是這個家風，這個裡頭味道長，滋味長，比說法的味道長，長得多。諸位要能夠領略這一層，比我們講堂上趣味又要濃厚得多了，講堂裡面趣味很淡薄，這個裡頭趣味非常濃厚。

【臨別必叮嚀曰。無空過日。再見。必問。】

第二次再碰到他，他又會問你。

【別後用心功夫。難易若何。】

我們看到禪師的接引。

【故荒唐者。茫無以應。】

不是真正辦道用功的人，碰到他真是莫知所云。

【以慈愈切而嚴益重。雖無門庭設施。見者望崖不寒而慄。然師一以等心相攝。從來接人軟語低聲。一味平懷。未常有辭色。士大夫歸依者日益眾。即不能入山。有請見者。師以化導為心。亦就見。歲一往來城中。必主於回光寺。每至。則在家二眾。歸之如遶華座。師一視如幻化人。曾無一念分別心。故親近者。如嬰兒之傍慈母。】

這是說法師的晚年，晚年怎麼樣？道成就了，業障消除了，福德現前了，這個時候要以度化眾生為主。度化眾生，在山上是山上的作風，剛才所講的，山上作風，但是市區裡面廣大的四眾也想能夠瞻仰法師的德風，他怎麼辦？他每一年也得到都市裡來一次，來弘化，一年來一次。來的時候一定住在回光寺，他只要一到，德高望重，『在家二眾，歸之如遶華座』，諸位想想，這皈依弟子之多。但是法師眼睛裡面怎麼樣？把那些人都看作幻化人，底下小註說，「四大本來假合，能識得破，自爾超情離見」，超情離見是《楞嚴經》裡面的話，因此他用平等心接待一切眾生。『故親近者，如嬰兒之傍慈母』，都覺得老法師非常的慈悲，又威嚴、又慈悲。

【師出城多主於普德。臞鶴悅公。實稟其教。先太師翁。每延入丈室。動經旬月。予童子時。即親近執侍。辱師器之。訓誨不倦。】

這一段是憨山大師敘述他自己與雲谷大師的關係，他是他的晚輩，大概是晚好幾輩了，剛才講的，他是跟他師公的師父同輩。這是說他早年，年紀很輕的時候，曾經隨著他的師父親近雲谷禪師，雲谷禪師對他很器重，常常教導他。

【予年十九。有不欲出家意。】

他是十九歲受戒的，他那個時候可能是不想受戒，他早就出家了，不想受戒，說的這個意思。

【師知之問曰。汝何背初心耶。】

後頭文長，我們時間不夠，有一些好懂的地方念過去就行了。

【予曰。第厭其俗耳。】

為什麼不願出家？出家人太俗氣了。

【師曰。汝知厭俗。何不學高僧。古之高僧。天子不以臣禮待之。父母不以子禮畜之。天龍恭敬。不以為喜。當取傳燈錄。高僧傳讀之。則知之矣。】

這就是值得雲谷大師器重的所在，他曉得什麼？出家人太俗了，不值得我出家。所以他就鼓勵他，出家學高僧，高僧脫俗，為什麼不學高僧？教他讀《傳燈錄》，《傳燈錄》是禪宗裡面歷代祖師的傳記，讀《高僧傳》，讀書可以勉勵自己，見賢思齊。

【予即簡書笥。得中峰廣錄一部。】

這也是屬於宗門語錄的一種，是元朝天目山普應國師所撰。底下有個小註，「三十卷，禪師號中峰」，所以我們稱它《中峰語錄》。

【持白師。師曰。熟味此。即知僧之為貴也。予由是決志薙染。實蒙師之開發。】

他正式出家受戒就是得到雲谷大師的鼓勵、開導的。

【乃嘉靖甲子歲也。丙寅冬。師愍禪道絕響。乃集五十三人。結坐禪期於天界。】

『天界』是廟的名字，叫天界寺。

【師力拔予入眾同參。指示向上一路。教以念佛審實話頭。是時始知有宗門事。】



換句話說，慇山大師參禪也是雲谷大師教的，就是在禪期裡面，它這個禪期是長期的，教他修這個法門，並且教他參這個「念佛是誰」的話頭，他這時候才曉得有禪宗。由此可知，慇山大師與雲谷老人關係非常的深切。

【比南都諸剎。從禪者四五人耳。師垂老。悲心益切。雖最小沙彌。一以慈眼視之。遇之以禮。凡動靜威儀。無不耳提面命。循循善誘。】

這是我們看到法師晚年的情形，年輕的時候、壯年的時候，所現的是嚴的一面，晚年所現的是慈的一面，非常的慈悲。因為在中年之前是要自成就，自修，晚年是要化眾，行菩薩道，自己成功之後要度化眾生，度化眾生要以慈為主，不以慈不能夠接眾，慈是等慈。

【見者人人以為親己。然護法心深。不輕初學。不慢毀戒。】

初發心、初出家的他都不輕視，都很尊重他，破了戒的比丘他也不敢輕慢，還是一樣的尊重他。

【諸山僧多不律。】

『不律』就是不守戒，破了戒，破了規矩的。

【凡有干法紀者。師一聞之。不待求而往救。】

這一點就是了不起的事情，出家人破了戒，犯了規矩，犯了法，那個時候的僧錄司比現在佛教會的理事長權大，違規犯戒的，他有權出來處分，或者把他送到官府裡面去處分，我們現在佛教會的理事長沒有這個權。他一聽到這個事情，不要人家要求他，他就去救了。

【必懇當事。謂佛法付囑王臣為外護。惟在仰體佛心。辱僧即辱佛也。】

諸位看看這幾句。

【聞者莫不改容。必至釋然解脫而後已。然竟罔聞於人者。】

他去救別人，去給人家說情，還不讓人家知道，那個人已經被人放出去了，還不知道是雲谷大師替他說情放出去的。

【故聽者。亦未嘗以多事為煩。久久。皆知出於無緣慈也。】

法師境界到這麼高，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，這是佛菩薩的慈悲。

【了凡袁公未第時。參師於山中。相對默坐三日夜。】

前面《了凡四訓》我們看過。

【師示之以唯心立命之旨。公奉教。事詳省身錄。】

前面《了凡四訓》裡面講得清楚得很，這就是袁了凡為什麼能成就，依教奉行，所以人家能改轉命運，能成功。俞淨意也是如此，依教奉行，所以他才有成就。

【由是師道日益重。隆慶辛未。予辭師北遊。師誡之曰。古人行腳。單為求明己躬下事。爾當思他日將何以見父母師友。慎毋虛費草鞋錢也。】

這一段是講憨山大師自己參學，他出家之後也出去參訪。參訪，這是告訴他，你出去參學，要以為求自己生死大事為主，你要不以這個為主，你將來有什麼臉回來見你的父母、見你的師父、見你的朋友？從前行腳穿草鞋，草鞋是沒有幾個錢一雙，由此可知，如果說是參學而沒有成就，買草鞋的錢都浪費了。我們今天出去參學，要是一無所得，所花的這些旅費，這個多少人的供養，再想想古人這一段話，我們怎麼能對得起父母師長，怎麼能對得起這些在家供養的二眾？這些都得要想想。

【予涕泣禮別。王申春。嘉禾吏部尚書默泉吳公。刑部尚書旦泉鄭公。平湖太僕五台陸公。】

這就是剛才講的那個陸公。

【與弟雲台。同請師故山。諸公時時入室問道。每見必炷香請益。執弟子禮。達觀可禪師。常同尚書平泉陸公。中書思庵徐公。謁師叩華嚴宗旨。師為發揮四法界圓融之妙。皆歎未曾有。師尋常示人。特揭唯心淨土法門。生平任緣。未常樹立門庭。諸山但有禪講道場。必請坐方丈。至則舉揚百丈規矩。務明先德典型。不少假借。居恆安重寡言。出語如空谷音。定力攝持。住山清修。四十餘年如一日。脅不至席。終身禮誦。未嘗輟一夕。】

這一段就是說大師平常的行誼，以及他的接眾。小註諸位自己去看，好在《華嚴經》我們講過不少，《華嚴經》裡面的四法界多少不會太生疏。他教人，在此地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幾句話，著重在戒律，著重在規矩，為什麼？這是入門必須要遵守的，假如不遵守是不得其門而入。所以無論哪個地方去請他講開示，他都特別提醒大家百丈清規，教大家注意古人所建立的模範，不能夠隨隨便便更改。平素他老人家很少言語，沈默寡言，但是他要說話，相當有分量，這是什麼？『定力攝持。住山清修，四十餘年如一日』，前面講的，終身奉持不懈，真的他一生做到了。

【當江南禪道草昧之時。】

風氣剛剛開的時候。

【出入多口之地。】

這個多口就是是非之地。

【始終無議之者。其操行可知已。】

從來沒有人對法師有不好的批評，由此可見他老人家的操行。

【師居鄉三載。所蒙化者以千萬計。一夜四鄉之人。見師庵中大火發。及明趨視。師已寂然而逝矣。萬曆三年乙亥正月初五也。】

他老人家是正月初五圓寂的。

【師生於弘治庚申。世壽七十有五。僧臘五十。】

僧臘是講出家，從出家那個時候算起，他出家五十年。

【弟子真印等茶毗葬於寺右。予自離師。遍歷諸方。所參知識。未見操履平實。真慈安詳之若師者。】

這個地方兩句話是憨山大師對他老人家一生的評價，『操履平實，真慈安詳』，他說他一生各方去參訪，從來沒有見過。

【每一興想。師之音聲色相。昭然心目。以感法乳之深。故至老而不能忘也。】

雲谷禪師對他的恩德太厚了。

【師之發跡入道因緣。蓋常親蒙開示。】

所以前面他怎麼樣入道的，怎麼樣修學的，大概老法師在過去都曾經跟他講過，所以他還都能夠記得。

【第末後一著。未知所歸。】

因為憨山大師到處在外面參學，老法師圓寂了，他沒有在跟前，所以最後的狀況他就不很清楚了。

【前丁巳歲東遊。赴沈定凡居士齋。】

這位沈定凡居士大概設齋供養他，沈定凡居士也是親近雲谷禪師的，這是相聚在一起。

【禮師塔於棲真。乃募建塔亭。置供贍田。少盡一念。見了凡先生銘未悉。乃概述見聞行履為之傳。以示來者。】

了凡先生受雲谷大師的恩德太重了，所以雲谷大師過去之後，當然了凡先生有文字紀念他，但是還有許多事情是了凡先生不曉得的。換句話說，憨山大師看到了了凡先生紀念的文字，裡面還有許多漏掉的，他給他作一個傳，把這些部分統統補充進去，使大家對於雲谷禪師了解得更深切。這都是值得我們效法的所在。流傳於後世，以示來者。

【師為中興禪道之祖。惜機語失錄。無以發揚祕妙耳。】

他老人家一生所說的話，或者是沒有人記錄，或者是有人記錄而失傳了，太可惜了。底下這個附註，這是對於憨山大師做一個簡單的介紹，我們也不必說了，諸位自己去看看。今天我們到這裡，這個法會算是圓滿了。